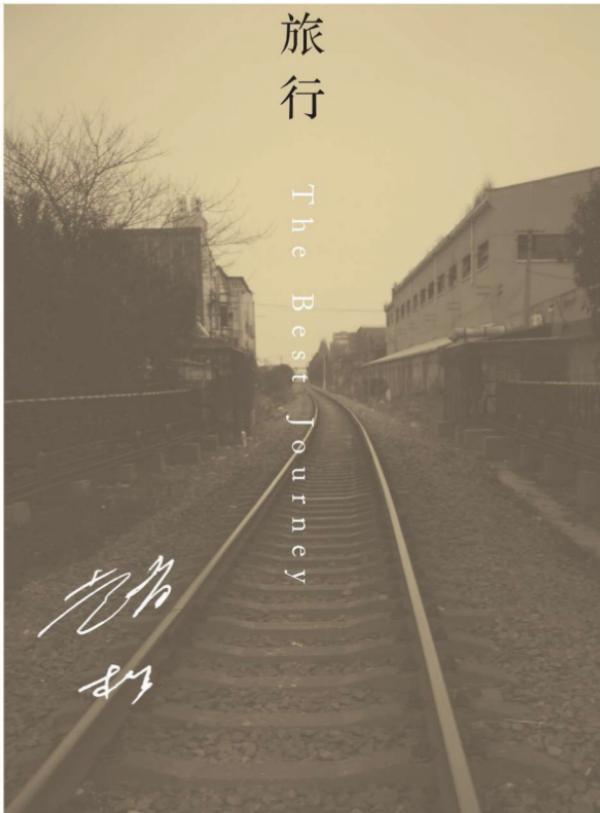


最 好 的 旅 行

The Best Journey

毛毛  
8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赵 松

1972 年生于辽宁抚顺，现居上海。

主要作品有《抚顺故事集》《空隙》《细  
听鬼唱诗：古代志怪小品赏读》《被夺去  
了时间的蚂蚁》（待出）等。

《最好的旅行》依然延续赵松擅长的对人、事、地的精微观察和把控，主要时空场景从《抚顺故事集》的东北小城抚顺挪移到作家之后生活的繁华都会上海，记忆与当下，过往与周遭穿插，记下与罗伯·格里耶一次失之交臂的会面、客居上海的生活、与儿子之间发生的故事、旅行的日记等等。

这些文字冷静、细密，但又有着柔软的质地。与这些文字邂逅，你需要一点耐心，因为它们可供你细读、可让你怅惘，亦可使你在其中想象你自己的故事。

黄昏降临的融融暮色里，  
我立于四楼的窗前，  
眺望无限远方，  
等待星星的绽放。  
我的梦幻是一些旅行，  
以视阈展开的步履，  
指向我未知的国度、想象的国度、或者说简直不可能存在的国度。

——费尔南多·佩索阿《惶然录》

摄影 | 张 漪



北师大出版集团 天猫旗舰店



上架建议 文 学 / 随 笔

ISBN 978-7-303-21380-1

9 787303 213801 >

定价：45.00 元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好的旅行 / 赵松著 . —北京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303-21380-1

I. ①最… II. ①赵…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1773 号

---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

**ZUIHAO DE LVXING**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http://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 mm×1092 mm 1/32  
印 张：10.25  
字 数：135 千字  
版 次：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5.00 元

---

策划编辑：谭徐锋 责任编辑：李昶伟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王齐云  
责任校对：陈 民 责任印制：马 洁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献给我的父亲、母亲

## 最好的旅行（代序）

朋友在去印度洋里的法属留尼旺岛之前，在电话里聊了些不相关的事，最后才提到要去的地方。去那里做什么呢？他说不做什么，就是待着，安静地待上一个月。于是我的脑海里，浮现了一个动画片式的场景，茫茫蓝色大海里的一个绿色小岛上，只有他一个人，坐在一把白色躺椅上，戴着墨镜，孤单单而又平静的样子，在火山脚下晒太阳。

那时他刚刚爱上了一个人，充满了焦虑。后来在机场过完安检，我们又通了个电话，他讲了些感受。一个月后，他回来了。他在电话里以那种惯常的疲倦声音简述了这次旅行。那里的火山几年前刚爆发过，不过现在很寂静，他住的旅馆离它不远，每天早上起来，坐在门廊下，就能看到它。雨季也刚结束。他每天会写下些日记式的东西，懒得写字了，就画。回来时的提箱里就多了一部有字有画

的书稿，《寂静的火山》。那是个不错的地方，最后他说，你将来有空时，可以去那里，待段时间，什么都不要做。后来我找到了留尼旺岛的几幅地图，偶尔翻出来看看，同时看了它的介绍资料，了解了岛上的气候、环境，知道了印度洋暖湿气流以及火山喷发对它的影响。我一直很想看到朋友的那本书稿，但始终没能如愿。它跟留尼旺岛一样，对于我来说，始终都只存在于想象中。

2005年夏天，我去德国西部小城赖纳出席一个展览的开幕活动。除了第一天需要应付一下场面上的事以外，剩下的十来天时间完全是属于我自己的。住的地方，是在森林里。那里有15世纪的古堡，也有保存完好的德国最古老的盐厂。每天都是被此起彼伏的鸟鸣声唤醒的。那些天里，因为手机没有开通国际漫游，整天都会很清静，走到哪里都很安心，除了提示时间，手机没别的用处。每天起床后，在森林里随意地走着，偶尔会碰到几个正在锻炼的当地人，在绿树丛中看到几座干净结实的红色民居，会觉得这些东西让时间凝固在那里，不再流动。无论是森林，还是附近那座只有几万人的赖纳小城，在我看来，都比几百公里外国境线另一边的荷兰名城阿姆斯特丹要迷人多了。此后无论何时，想到赖纳和它的森林，它们都是我脑海里灰茫茫的大地上的一个小小的亮点。

讲这么两段故事，其实想说的是，留尼旺岛和赖纳，对于我这

样的热衷于想象而不是旅行的人来说，现在是完全一样的两个点。我可以说我去过赖纳，没去过留尼旺；我也可以说我去过了留尼旺，但我从未到过赖纳。因为说到底，此时此刻二者都只能在我的想象中呈现。而对于我来说，我已经对它们完成了无数次非同寻常的令我难以忘怀的旅行。我的朋友陈侗曾出过一本很有意思的小书——《自己的世界》，副标题是“法国的生活与艺术”，但读过就会发现，他写的巴黎印象与经历，是你在任何书里都看不到的。因为他写的是存在于“自己的世界”里的巴黎，而不是那个人所共知的巴黎。实际上，它也是他人无法抵达的巴黎，除了借助想象，我们别无他途。在很大程度上，现在对陈侗自己来说，也同样如此。

人们每天生存在这个世界的表面，而这个表面，又总是以它特有的繁复多变不断遮蔽人们自己的世界。很多时候，人们非常容易将自己的生活被动地纳入那个貌似完全敞开的世界里，总是能够安全抵达人人都能抵达的地方，看到人人都知道的风景和故事，但这样的旅行，又有多少大的意思呢？对于我而言，最好的旅行，只能发生在“自己的世界”里，那里，永远是一个为想象所充溢的世界。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才始终是个旅途中人。

2012年12月5日

# 目 录

最好的旅行（代序） ..... *i*

## I 那些灵魂

安魂曲 ..... 3

遥远的怀念 ..... 6

让·菲利浦－图森的柔软 ..... 13

湖 ..... 16

卡特琳娜·罗伯－格里耶 ..... 22

见到让·艾什诺兹 ..... 26

地 铁 ..... 30

想象中的陈侗 ..... 33

为什么萧红是天才？ ..... 42

公 园 ..... 47

## II 我们父子

广 阔 .....	53
太湖之远 .....	55
我们父子 .....	60
场 景 .....	72
父子书 .....	74
理智之年 .....	81
说 话 .....	88
天空之上 .....	90
中 年 .....	97
散 步 .....	102

## III 这人那人

早 晨 .....	107
金姐回忆录 .....	109
我 们 .....	127
伞 .....	129
沙 滩 .....	133
夏 天 .....	137

感 应 .....	139
捕 鼠 记 .....	141
小 猫 .....	145
好 酒 .....	150

#### IV 此地彼地

风 山 .....	157
耐火厂 .....	159
朱家角 .....	166
海 .....	169
宁山路 .....	172
归不得 .....	186
写 音 .....	194
临 界 .....	197
常 熟 .....	199
平 湖 .....	203
风 铃 .....	210
东去西行 .....	212
香港日记 .....	233

台湾行记 ..... 247

希 望 ..... 267

不 凡 ..... 268

## V 与书有关

书 店 ..... 273

去“保罗的口袋”书店 ..... 287

特洛伊 ..... 294

在回声 ..... 296

书 ..... 304

南 方 ..... 310

想象的旅行（代后记） ..... 313



# 那些灵魂



## 安魂曲

车子刚刚发动，还在缓慢前行，避开停在附近的那些黑乎乎的车辆，转向灯在它们冰冷光滑的外壳上留下短暂的暗红光影，就像几朵炭火无声无息地滚落……音响里传来的低沉曲调让车里刚坐稳的几个人不免为之肃然……外面，四周的灯光散落，冷清的夜色露出某种古怪的坚硬，以至于道路两旁枝头空荡荡的法国梧桐看上去都有了金属的味道，是中空的，车子驶过带动的气流轻微拂过它们，发出空洞的回响，这声音透过密闭的车窗自然混入音乐的间隙里……而当开车的她随口说出“安魂曲”的时候，几个人才在黑暗中松了口气，不管怎么说，名字总会变成一个让人放心的理由……车子上了高架，又从某个出口下来，前方不远处，十字路口的红灯引发了百十来簇红色的尾灯，看上去就像很远处送葬队伍里的火把，在湿冷的空气

里浮动在伸入渺茫尽头的道路上……可能每天里的任一时段都会有某种死亡降临吧，人人都会需要安葬些什么……整个过程，或许只是持续不到几秒钟，或是几分钟，也可能更久些，总之会在某人的凝视中得以完成……寂静是美好的么？因为它会让人恍然间重新看到那些仍旧存在的面孔？就像漆黑高耸的楼群中某幢大楼的某个洗手间的小窗亮起金色温暖的灯光，就像寂静而饱满的果实中心的核中之仁儿，透露着微苦的清淡香味……人们惯于在安葬死者之后沐浴净身，任何怀念的方式或许只是为了让遗忘来得更为从容一些，就像弥漫的雾似的，平静地包裹着最后的名字，然后逐渐散去……要说还有更理想一些的方式，就是尾随着那些完成了葬礼的人们涌入那豪华的公共浴场，跟他们一起在喧哗中浸泡在热水池里，或是站淋浴头下，慢慢冲洗着近乎失聪的身体……人们仿佛沉浸在一个新的没有命名的节日里，不断地进入水里，再从水里出来，擦净身体，穿上可以循环使用的干爽浴服，簇拥到人声鼎沸的休息大厅里，在并不算明亮的略显凌乱的光线缭绕中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吃着丰盛而能刺激味觉的食物，喝着刚刚斟满的酒，刚从冰箱里取出的水，还有人把冰块直接塞到嘴里大声咀嚼着……不论老少，似乎每个人都在说个不停，又似乎没有人想听点什么，都只想

尽情地说下去，就像在跟一个看不到的人在争论着什么……就这样，他们的密集声音把这一天的最后时段完全遮蔽了，就像机枪扫射一样，无数的子弹蜂拥而去，在装饰粗糙的板墙表面留下密密麻麻的黑色孔洞，而那些孔洞里竟然还会透出炸鱼的味道，真是喜剧啊……那两个人，就像河底安静光滑的石头，散漫地穿过那些带着各种暗影不断走动的人们，在一个幽暗的角落里平静地躺着，把软绵绵的躺椅调到一百六十度，在各自前方闪烁的屏幕光亮的遮蔽下，以一种松缓的低音随意聊了起来，关于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他们的莫名焦虑与分离的可能，还有无法分析的日渐模糊的秘密迹象，究竟是来日方长，还是所剩无几呢？